

青年Qingnian 之友zhiyou



成长从阅读开始 成才与读书相伴

奇人奇事小百科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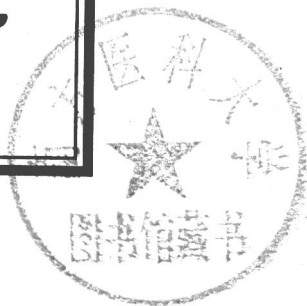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奇人奇事小百科

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



AA190868



目 录

恶吃	1
怪老头	1
单头六臂	2
毛人	3
吃虫醉翁	3
双头人	4
带电人	5
自燃火	5
被蛇跟踪的人	6
草为干粮	7
自身喷火	8
煤油老人	9
返老还童	9
日饮一担水	10
不知疼痛的人	11
一睡三年	11
梦中放电	12
水银尿	13
天生的醉汉	13
一头两脑	14
婴儿化石	15
荒唐的国王	15
豹孩	16

王盗	17
口产胎儿	18
一人六胃	18
纸泪	19
脚不沾地的人	20
猿女	21
真假国王	22
羊女	22
站立 30 年的人	23
哑女开口	24
男扮女 65 年	25
人心换猪心	26
奇怪的胃	27
照相风波	27
装兽腿的姑娘	29
长尾巴的男孩	30
豹人	31
“毒蛇”利米伊	32
恨做男人的国王	33
脑袋打官司	34
一万金币一口水	35
死囚格斗	36
四眼女	36
骂人的报应	37
残忍的安娜	38
奇梦治耳聋	39

吃靴子	40
身上长铁锈的人	40
三换心脏	42
自我解嘲出名曲	43
狼吞虎咽之家	44
带电的母女	45
巨人族	46
硬汉尼克	47
倒悬的少女	48
吃书人	49
共同疯狂症	50
盲老太夺冠军	51
与花结婚	52
姑娘变石头	53
打鼾冠军	54
爱吃蚯蚓的人	55
喷火的列斯里	56
长翅膀的男孩	56
穿连衣裙的老头	57
敬重勇敢者	58
夜囚	59
海豹孩	60
活着的冰人	61
疯狂餐厅	62
骗局	63
吃汽车	64

喝奶姑娘	65
狄克的遗嘱	66
审鸡案	68
骄傲的女皇	69
火人	70
长颈鹿“新郎”	71
昂贵的牙齿	72
想撑死自己的人	73
死而复活的老人	74
又会说话了	74
重新长出脚	75
襁褓中的统帅	76
探望狼群的姑娘	77
20 年不睡觉	78
狗中人毒	79
“兽王”沃纳	80
人体电话机	81
遭雷击的女士	82
狂食的女人	83
透明肚皮	84
禁酒女勇士	85
向敌人咨询	86
冷冻活人头	87
狂笑奇人	88
脚指甲长“钻石”	89
两手闹矛盾	90

生死关头	91
兵器收藏家	92
能收音的牙齿	93
无畏的哈娜	93
真正的“机器人”	94
梦中化鸟	95
被雷电追击	96
惨不忍睹的比赛	97
雪原上的较量	98
奇特的绑架	99
奇特的官司	100
毒死蛇的人	101
空中绘画	102
不死的酒鬼	103
死后行善	104
海豹胎	105
苏醒的植物人	106
蜕皮的女孩	107
“獾孩”哈里	108
头嵌斧头的人	109
婴儿在棺中诞生	110
怪病	110
哭了半世纪的人	111
牛人	112
活埋地下两年整	113
吃草奇人	114

怕痛的士兵	115
奇特的杀人案	115
压不断的腿	116
有志气的穷汉	117
各人的宝贝	118
硬脖子县令	119
闵叔仲	120
四知道	121
黄耳送信	121
助人为乐	122
人虎恩怨	123
群臣抢字	124
公子的饮食	125
一心想复仇的狗	126
守信用的虎	127
骗局	128
不图报恩	128
咬奶头	129
赵城虎	130
烈燕	131
玉鹤鹑	132
陈老先生	133
孝羊	134
虎妻	134
大胡子侠客	135
机智的翩翩	136

卢生和他的狗	137
乌衣使者	138
有烟瘾的羊	139
是非八哥	139
斋猴	140
墨猴	141
老鼠世界	141
蛙戏	142
护财义犬	142
狗寻牛	143
狗报案	144
义鼠	145
袖珍狗	146
虎儿	146
牧猪猴	147
猴群复仇	148
红狐狸	149
禁烟鸟	149
山鼠上吊	150
老鼠电视迷	151
禽兽祝寿	151
猫头鹰讨子	152
牛鹿情深	153
老鼠的抗议	154
盗表贼	154
黄猫葬鸡	155

兔死狗悲	156
黑狗母子情	156
自报家门	157
阴差阳错	158
大主顾	159
狗猴约会	159
蛇的惩罚	160
恩爱情侣	161
勇猛的加顿	162
倒霉的大奖章	163
恋主的小狗	163
饶舌的小象	164
大白鹅传奇	165
猫讲人话	166
幽默的代价	167
识人的鸟	167
蝴蝶的代价	168
猩猩扳道工	169
生死之交	170
猎狗布布	171
爱情的烛光	172
聪明的汉斯	173

恶 吃

清朝末年，有一次，河道总督胡大人来到扬州。扬州知府当然要盛宴招待，席上极尽水陆珍馐，狸唇、燕窝、驼峰、熊掌、鹿筋、猴头、豹胎、哈士蟆等八珍齐全，胡大人是早吃腻了的，只有其中的一碗竹笋烤肉，听上去虽然菜名平常？但是进口脆香嫩美，芳腾齿颊。那个味道实在叫人尝后永世不忘。胡大人边啧啧称赞，边问：“这个，这个竹笋烤肉的味道着实过得去，也不知大人是怎么做成的？”

知府笑笑说：“叫胡大人见笑了，这只是通常的猪肉罢了。扬州区区小地方，没什么好东西招待大人，还望大人多多包涵。”

胡大人见他不肯实说，就私下里对自己的听差说：“你多长双眼睛偷偷去看看，那份竹笋烤肉也不知是怎么做出来的。”

听差心领神会，边跟知府的厨子套热乎，边偷偷儿进厨房后去偷看。

这天又要摆筵，胡大人的听差早早去了，只见屋后院子里有一只猪叫得极惨，他掩进去一看，只见院门紧闭，5个人手拿竹鞭追着打猪的脊背，这样打了有半个时辰，这猪已精疲力竭，倒在地上。厨师手拿利刀，几步上去，一刀将猪的脊背肉割了下来。听差恍然大悟，知道原来是老打猪的背脊，猪有切肤之痛，全身的精华都集中在脊背，难怪有这么好吃。

如此做法，实在残忍，后人将此称之为恶吃。

怪 老 头

汉献帝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河北东郡有户人家，姓刘，叫刘江。刘江家有件怪事，每到半夜里，常常有瓷盖罐盖开盖的响声。第二天一早去看，往往盖也开了，东西也有所缺少。有时候下放着的鸡蛋也常常失少，这样的情况已经有一年了。

开始时,刘江以为是家神在捣乱,不敢去惹他,可他血气方刚的儿子不相信这一套。这天夜里,他听见声音又起,就蹑手蹑足,开门进去,但稍一不慎,就发出了一点儿声音,结果什么也没发现。

这天,他手拿一根木棒,躲在屋角,一夜不睡,听见有人开瓷盖的声音,就举起木棒一棒扫去,“砰”的一声,有人“哎呀”一声叫了出来。他又狠狠打了几棒,这才将他打倒在地,点起灯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小老头,身子瘦小,大概已有一百多岁的年纪,讲话没人听得懂,模样儿像野兽一般。

有认识他的人说,他是几里外村子里的人,已走失了十来年了,家里人找到了他,十分高兴。不料。回家后没三个月,他又不见了。

后来,陈留有人在传说,夜里丢失食物的事情发生,大家都在怀疑,是不是又是那个怪老头干的。

单头六臂

据说,有些天神有三个头六条胳膊,这个模样,威武是威武,只是毕竟不雅观。

宋朝淳熙十年(公元 1184 年),鄱阳南乡有一个农妇,生过二个男孩,从头到脚,与常人一般无二,只是两手是从肘部生出来的,不仅仅是两条小臂,而有 6 条,每手 2 条。他母亲见到后吓坏了,只怕人家说她生了个妖怪,忙颤巍巍地爬下床来,亲自动手,将这怪婴儿捺在红脚盆水中。想把他淹死,不料才几秒钟,这婴儿一个骨碌坐了起来,头露出了水面。他的母亲才爬上床,听见声音,吓了一跳,忙又爬下来,重新将他按进水里,上面加压上一张小凳。殊不知这个婴儿好大力气,使劲一推,“噗咚”一声,小凳又被推开,他又坐了起来。这声音惊动了在房外的奶奶,她进来说:“这孩子神奇得紧,试着养养看吧。”于是为他洗澡,包上襁褓。

这个怪孩子长大后,大人只好为他做大袖子的衣裳穿,他健壮异常,无病无灾,八九岁就会放牛,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是有时跟

别的孩子打架，他能六臂齐上，拳头雨点一般，孩子们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毛 人

明朝末年，有一些贩硝石的商人，雇了几个村民去四川山中采硝石矿。他们吃在山里，住在山里，往往一去十天半个月。

有一天，一个姓马的商人正在监督村民挖石，忽然听见背后有窸窸率率的声音，他回过头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原来是个浑身长毛的毛人。这毛人个儿与常人一般无二，只是后背略驼，两腿膝盖有些弯曲，全身长有两寸长的白毛。那毛人见了人也站下来，不进也不退。姓马的商人吓得尖叫一声，引得众人回过头来。

起初众人只当他是这儿常说的野人，一起举镐要砸他。只见他“扑通”一声跪下来，咚咚磕起头来。

野人还会磕头？众人奇怪起来，一齐住了手。走近仔细看，发现他泪流满面，伸出毛茸茸的手，一边摇手，一边又向他们讨东西吃。人们就递给他几个馒头，他狼吞虎咽地吃了。这时，人们才发现，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罢了。不一会，他慢慢儿会说话了。

他说，他是张献忠起兵时逃进山去的，靠吃些野果和草根为生，也不知过了几年了。今天看见有人，才出来。

众人带他出山来，让他过平常人的生活，可惜只过了一个月，他竟生病死了。

吃虫醉翁

明朝文学家袁宏道写过一篇《醉叟传》，讲到一个怪人。

这人 50 几岁年纪，头戴七梁冠，身穿绣花衣，颧骨高耸，国字脸，长须一直拖到肚子上，远远望去，像个将军的模样，整日价醉醺醺的，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和出生地，所以大家都叫他“醉翁”。他每年要上湖北湖南去一次，每次总是手提一只黄竹篮，百

步以外,人们可以闻到他身上那股子酒气。

平日里,他总在深巷小弄里找酒店,找到了就坐下喝酒,不吃米谷麦面,只吃些蜈蚣、蜘蛛、癞蛤蟆以及其他的虫蚁。他的篮子里常存有半篮子的蜈蚣干,他说这玩意儿别的季节还可以捉到,但到了冬天可没法子找。一般的毒虫他都是生吃的,小虫子则浸入酒中,连酒带虫一饮而尽。有人问他什么虫最好吃。他说蝎子味道最好,蜈蚣次之,蜘蛛勉强凑合,只是蚂蚁不能多吃,吃多了胸口发闷。

这人谈吐文雅,见多识广,许多人都愿意与他交谈,只是对他的这种嗜好不敢恭维,因此谁也不愿与他一起喝酒。

双 头 人

1979年6月29日清晨,云南昆明后街的恒达小饭店里热闹非凡。这里有粥、有饼、有面,价廉物美,附近的人都上这儿来早餐。

荷包不鼓的农村人也常来这里填肚子,店小顾客多,难免挤来轧去。这时,3个农民挤身进来。一个是35岁的聋哑人,头戴一顶定制的大笠帽。另两个20上下。他们才坐下,一个汉子挤过他们身边,身子一侧,“啪”的一声,将聋哑人的笠帽挤落在地。他咕咯道:“屋里还戴什么帽子?”他边说边去捡帽。不料,才低下头去,不由吓了一跳:这人有两个脑袋,一个在前,是正常的脑袋,一个长在后脑勺。有小碗般大小,向右下方倾斜,发下眉毛、眼睛、鼻子、嘴,一应俱全,一排几颗小牙齿,小舌头也有。两个小伙子忙不迭一把夺过笠帽为他戴上,3人匆匆离开了小店。

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终于惊动了来昆明讲学的北京医学院整形外科女专家王大政教授。一查才知道双头人叫张白平,1944年8月31日生于会泽县蚂蚁坪。因为长在山村,35年来一直没引起外面人的注意。

1979年12月24日,王大政教授主刀,花了8个小时,为他截下了那个没用的小脑袋。

带 电 人

1988年11月18日上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门诊室里,来了一个35岁的妇女,名叫刘琪,她是海林县政府的一名干部。为她看病的是龚医生。

龚医生问:“您是哪儿不舒服?”

刘琪说:“我脸部发热,身上各个部位像在蒸笼里一般憋闷得很。我……我身上有电!”

龚医生睁大了眼睛:“什么?你身上有电?”

刘琪说:“不信,你摸摸我的手看。”龚医生小心翼翼地伸过手去,刚接触到她的手,只听见“叭”的一声,龚医生被击了一下,跳了起来,龚医生大感兴趣了,说:“真的带电,这是怎么回事?”

据刘琪说,1987年2月,她骑自行车时,不慎摔了一跤,脑袋落地,“咚”的一声,造成了脑外伤综合症,不过也没什么。1988年9月里,她感到不太舒服,又上了一次医院。到了11月16日,身上就有了电。

龚医生叫医院里的电工取电笔来试测。这种测电笔可以测量100—500伏的电压。当电工将电笔接触刘琪的手时,电工不由“啊”的一声叫出来,同时电笔也被丢在地上了。原来,她身上的电流竟然穿透电笔,传到了电工的手上。

至今,人们还不知道,她何以身上会带电?

自 燃 火

“火!火!快,着火了!”何荣华的小女儿首先叫起来。

当时一家人正在屋后挖山芋,听见叫声,抬头一看,果然,家中正有浓浓的白烟从门窗里滚滚而出。他们丢下手里的活,冲进屋去,发现堆在床上和床边靠背椅上的棉被、衣服、蚊帐正在燃烧。红色的火焰窜出有2米多高。他们人多势众,几盆水下去,火总算

灭了，幸好发现及时，床和椅子倒没被烧毁。

这是1988年11月5日下午4点半光景，事情发生在湖南省新邵县花桥乡张家村。

灭了火后，何荣华家里人百般猜测，是什么引起的火？但总找不到缘由。不料第二天上午9点，猪栏旁的稻草烧了起来。何荣华怀疑这是有人放的火。就派了两个儿子，一个躲在屋里、一个躲在屋外，手里拿了家伙，专等这个放火的家伙一下手就抓住他。殊不知，等了半天，没见一个人影，火倒一场接着一场的烧着，一会儿是露天下的劈柴，天在下毛毛雨，它也照烧不误；一会儿是门上的布帘、枕头；一会儿又是孩子的裤子衣裳什么的，闹得何家合宅不安。

这件怪事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城里，有关部门派专家去调查了个把月，还是找不出一个答案来。

被蛇跟踪的人

歌词里有一句：“月亮走，我也走。”在这个小故事里，我们套一句，也可以说：存信走，蛇也走。

周存信是浙江农村的一个中年农民，今年25岁，这人有个性怪异的地方，就是他走到哪里，各种类型的蛇也跟他到哪里。奇怪的是这些蛇并不咬他，只是以他为伴。不论他如何的抓它们、扔它们、甚至打死它们，它们心甘情愿。

25年前的初夏，这天天气奇热，周存信在山边翻地。只见一条只有拇指般粗细的小麻蛇，朝着他“簌簌簌”游来。他提起锄头，“砰砰”两下，就将蛇砸死了，殊不知，刚埋下这条蛇，“刷刷”响，又一条黄黑相间的小金环蛇游了过来。他说了声“看来是天气反常，蛇都出来了”，就挥起锄头，又将它打死了。

才打死小金环蛇，回头一看，妈呀，又来两条蝮蛇，他忙不迭转过身来又打。就这样来一条打死一条，他一口气连打死了12条，打得他自己也汗毛竖了起来。眼看着一条又一条的蛇不断地从石

块间、泥块中、麦秆根下游出来，他吓得转身逃回了家。

从此，只要他在野外，就会有蛇出现在他的身边，1983年冬季，他到海南去买杂交水稻种。有一天坐在树下歇脚，头上“嗖嗖”响，一抬头，天哪，十几条各式各样的蛇挂在树的枝头，在树杈上“呼呼”吐蛇信。

在家，蛇或盘在他的床底，或钻进他的被窝，有时甚至盘在他看过的杂志上，吓得他的妻子差点儿昏过去。

为什么会这样？至今，这还是一个谜。

草为干粮

这是1984年的事。

说来也真倒霉，从四川简阳开到成都去的长途汽车，开出简阳才1个小时，突然间熄了火。这是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野地方，一车40个人都困在那里。偏偏司机是位30出头40不到的中年妇女，叫她开车是绰绰有余，要她修车却是要了她的命。只见她打开铁皮盖，东拧拧西敲敲，折腾了半天，还不见车动起来。这样一呆就是3个小时。

人们在车途不算太长，谁也没有捎带吃的喝的，肚子一饿，有些人就焦急起来。这时，前排一位名叫白顺水的中年人正好与母子两人同排。那儿子才5岁年纪，这阵子已在嚷嚷说肚子饿了。

白顺水翻遍了行李袋就是找不到可以用来充饥的，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在“咕吱咕吱”吃东西，吃得有滋有味的。他回过头去，见是个40岁不到的农民，就说：“老哥，你吃什么？能送一点小孩子充充饥吗？”

这农民憨厚的脸一下涨得通红，道：“这……这……我只怕孩子不要吃。”

白顺水道：“若肯，先拿出来再说。”这人忸怩了半天，才从脚下大行李袋里取出一把稻草来。

门顺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自己也吃这东西？”